



海昏侯墓内部展厅一隅。

文化热点

由王变皇，由皇变侯

自2011年被发现以来，海昏侯墓一直被外界高度关注。作为目前国内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好、格局最完整、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国都聚落遗址，海昏侯墓已于2021年入选全国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。在考古发掘基本完成后，睽违已久的海昏侯刘贺主墓终于在2023年12月15日迎来了首批参观游客。

海昏侯是西汉所封爵位，从汉宣帝时期开始算起，共传4代，延至东汉而止。第一代海昏侯，即原昌邑王、后为汉废帝的刘贺。从字面上看，海昏侯的“昏”字似有“昏聩不明”的意思，不过其原意实际上是地名，“海”指的是鄱阳湖，“昏”指的太阳落山，即“西边”的意思。那么，历史上的“海昏侯”究竟昏与不昏？这要从刘贺的曲折人生说起。

刘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，其父刘髡为汉武帝第五子，其母孝武李皇后，贰师将军李广利是他的舅舅。公元前97年，刘髡封王昌邑（今山东巨野县）。10年后，刘髡去世，年仅5岁的刘贺承嗣王位，为第二代昌邑王。

西汉元平元年（公元前74年）六月，21岁的汉昭帝刘弗陵突然驾崩且未留子嗣，19岁的刘贺在大将军霍光的操纵下成为皇位继承人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当刘贺得知自己要继任皇位后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竟然连赴京主持昭帝丧礼的大事都给忘了。进京路上，刘贺又充分展示了其猴急的特征，他一路急行军，把不少侍从的马都给累死了。

即位后，刘贺行事依旧荒唐怪异。据《汉书》中记载：刘贺“受玺以来二十七日，使者旁午，持节诏诸官署征发，凡千一百二十七事。”这话的意思是，刘贺在上位短短27天内，派各路使者拿着旄节向各官署征调索取物资共达1127次（平均每天近40次）。如此看来，史书上说他“清狂童蒙”“动作无节”也不全是污蔑。刘贺不是当皇帝的料，原因还在于霍光的考察工作做得不够细致。对此，霍光也是深感不安，他与众大臣们奏请上官皇后下诏，随后以“行昏乱，危社稷”的罪名将刘贺废黜。就这样，刘贺的皇帝还没坐满一个月就被踢回老家昌邑，史称“汉废帝”。

当然，以上只是《汉书》中的说法。也有人认为，刘贺在短短27天内不太可能做出如此多的荒唐事，所谓“废立”风波不过是权臣霍光操纵朝政、玩弄权术的一场政治闹剧罢了。如清代学者方澐即质疑说：“昌邑受玺才二十七日，而连名奏书所陈罪状累累，信乎？”

刘贺从昌邑出发前，其老臣王吉再三叮嘱他：大将军霍光一手遮天，大王要养精蓄锐，暂时隐忍。但到长安后，刘贺将此谏言忘得一干二净，一即位就大肆提拔自己人，并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。刘贺的举动让霍光感到问题严重，于是抢先下手，废其皇位。事后，刘贺从昌邑带到京城的旧臣二百余人悉数被诛。据云，这批人临刑前呼号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”，这或许折射了那场“废立”风波其实就是一场未遂的政变。

刘贺被废后，汉武帝曾孙刘病已被霍光迎为汉宣帝。相比刘贺，刘病已就聪明多了，上位后韬光养晦，一直等到霍光病死，这才开始亲政。元康三年（公元前63年）三月，汉宣帝下诏曰：“曾闻舜弟象有罪，舜为帝后封其于有鼻之国。骨肉至亲，明而不绝，现封故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，食邑四千户。”由此，刘贺移居豫章郡，成为第一代海昏侯。

从汉废帝到『宝藏之王』

海昏侯刘贺的『戏剧』人生

金满楼

海昏侯为何如此多金？

刘贺的故事已经久远，当下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金器、金币及众多的宝贝。

2015年11月，考古工作者在海昏侯墓中共发现金饼、马蹄金、麟趾金、金板等大小金器370余件。据正在考古发掘现场的记者描述，当时感到“金光耀眼”，考古工作者也连称“这批金器是中国汉墓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、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”。

海昏侯墓葬的丰厚程度，远远超出了考古人员的预估。据介绍，汉代考古中很少发现如此大的“金堆”，即使是诸侯王的墓葬也不曾见过。此前最多的一次是1973年河北定州的中山怀王刘修墓，出土了大小马蹄金各2件、麟趾金1件、大金饼2枚、小金饼40枚。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墓连真正的金饼都没有发现，只有40枚金饼形状的泥坯。唯一的例外是之前陕西西安曾出土过219枚金饼，但并非墓葬而是属于临时性存放的窖藏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，刘贺被废后非王非侯，过着被监视的生活，而南迁江西后所封的海昏侯也不过“食邑四千户”，没多久还进一步削减食邑至一千户。海昏侯并非行政职位，其不能干涉海昏县事务，只不过四千户人家为其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而已。论理，刘贺不该如此富裕，那他的墓葬中为何会有如此丰厚的陪葬呢？

据研究，刘贺墓葬丰厚可能有以下三方面原因：首先，刘贺被废黜帝位时，仍继续保有“故王家财物”。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那件印有“昌邑九年造”的漆器，即为证明。另外，《汉书》所载，刘贺被废回昌邑后，上官皇后曾“赐汤沐邑二千户，故王家财物皆与贺。”汉宣帝登基后，曾派山阳太守张敞去察看刘贺的动向，后者在报告中提到刘贺仍“居故宫”，这说明刘贺之前的财产仍得以保留，并未有损失。

其次，刘贺厚葬与当时的风气有关。从秦朝起，王侯下葬豪华奢侈，秦始皇墓即为典型例证。汉朝以后，厚葬之风较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汉武帝生前营建茂陵，其中“多藏金钱财物，鸟兽鱼鳖，牛马虎豹生禽，凡百九十物”。即使以“节俭”著称的汉文帝，其霸陵也有大量的金银珍宝。汉朝皇帝如此，王侯重臣也有样学样。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中，就出土了丝织品、帛书、帛画、漆器等遗物3000余件，可谓奢侈。实际上，汉代墓葬的丰厚也与当时的伦理有关，这就是所谓的“事死如生”原则。从目前已发掘的汉代王侯墓葬看，其墓葬形制的宅第化与陪葬品的生活化十分明显，死者生前享受的东西似乎都带进了墓中。

其三，据史料记载，汉代是一个重金、多金的时代。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史籍中，皇帝赏赐臣属黄金的记载比比皆是，其中少则数十斤，多则数百斤。最厉害的，如汉武帝赐王青、霍去病至数万斤乃至“二十余万斤”，这些都足以反映当时的赏金之风。再如王莽代汉立新朝后，其不仅继承六代西汉帝王的积蓄，而且还下令“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”，实行“黄金国有”政策。王莽被杀后，国库中的黄金曾大量散失民间，长安及三辅地区甚至出现“黄金一斤，易豆五升”的行市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西汉的“多金”。

刘贺墓葬群的真面目

金器之外，海昏侯墓葬群中还出土了青铜器、铁器、玉器、漆木器、陶瓷器、纺织品和竹筒等各类珍贵文物共计一万余件（套），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竹筒和近百版木牍，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、一架编磬、琴、瑟、排箫、笙和众多的伎乐俑，还有5辆马车、大量偶车马及诸多带有文字铭记的漆器和铜器等。这些发现，创下秦汉考古史多个“第一”，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墓园的核心部分——刘贺主墓。

经过近10年的考古发掘，海昏侯墓葬群已经基本清理完毕。整体上看，该墓园以海昏侯刘贺墓和侯夫人墓为中心，周围七座附葬墓埋葬的是刘贺的未成年子女及姬妾。加上配套的祭祀建筑（祠堂、寝）、更舍、门阙、园墙、水井等，整个墓园占地约4.6万平方米。它不仅是目前保存最好的汉代列侯墓园，同时也是长江以南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。

据考古专家介绍，海昏侯墓本体规模宏大，上有高达7米的覆斗形封土，下有坐北朝南的甲字形墓穴，墓穴内建有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方形木结构享室。享室由主享室、过道、回廊形藏椁、甬道和甬道东、西两侧的车马库构成。藏椁按功能区分，北藏椁自西向东分为钱库、粮库、乐器库；西藏椁从北往南分为衣首库、藏库、文书档案库、娱乐用器库；东藏椁主要为“食官”库，包括酒具库和厨具库。甬道主要为乐器库，其东西两侧为车马库。

目前，海昏侯墓园的展陈现场分为墓园规划、考古历程、保护展示、刘贺主墓、外藏车马坑五个展示部分，围绕刘贺主墓遗址、墓前祭祀建筑遗迹、车马坑遗址三大展示核心，全景式、全方位、全过程展现刘贺墓园遗迹和刘贺墓的考古发掘、保护展示工作及成果。对于观众最为关心的刘贺主墓，其墓室深约8米，南北向长约16米，东西向宽约17米，由一条长长的墓道斜向从南边连入墓室。为了保护遗址本体，游客将从墓室上方另外建好的通道进入主墓，在观景台上俯瞰整个墓室的布局。

作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列侯“标本墓”，刘贺主墓之前一直处于保护施工状态，人们只能在外围看到相关礼仪性建筑的夯土基址以及水井、道路和排水遗存。如今，新开放的刘贺主墓将通过原貌展示、考古复原、数字演绎等多种手段演绎介绍各分区及藏品的基本情况，观众也可以在现场运用裸眼3D等技术沉浸式地与考古遗迹面对面，感受文化遗产的本真魅力。未来，遗址公园还将继续推进馆藏金器、漆器及竹筒等文物的保护、修复和展示，以活化文物利用，提升游客文化体验，切实将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打造成为大遗址保护的“江西样本”和江西文化新名片。



海昏侯墓出土的博山炉。



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。



墓室内的复原展示场景。

海昏侯刘贺主墓。

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

史志琼崖

许子伟两度修建明昌塔

符能

海南各地在历史上建造了许多古塔，明昌塔是其中的佼佼者，曾被称为“琼州第一塔”，为明代琼州府城“一里出三贤”之一的许子伟所倡修。

翻阅万历《琼州府志》，查到许子伟（1555—1613，字用一，号南甸）修建明昌塔相关的两处内容。

其一是在“建置志”：明昌塔，在郡城三里许下窑村前。堪舆家尝谓琼郡良方，少尖峰秀气。万历年间，知府涂文奎、给事许子伟及乡士夫协议创建，以为郡治左文笔峰关镇博冲、大江、水口及回百川朝宗之瀾，亦名文昌塔，有七级。第一级扁其门曰“明昌”，第二级用洪武高皇帝赠海南玉音扁题曰“南溟奇甸”，第三四以至七级各有扁题，顶上给事自制铁铭。乙巳地震倒塌，给事复建。方成，尚未完饰，随卒。侧有敬事堂、关王庙、文昌阁。按塔原有捐入并给事置田共十五丁，塔地系徐崇文尚义捐施。

其二是在“人物志”：许子伟，字用一，琼山人……捐募建明昌塔，以培风气，地震崩陷复力为重……岁癸丑，以中外疏荐起用，未报卒……乡人请祀明昌塔，配丘、海二先生。今祀乡贤。

民国《琼山县志》的“金石志”记载：明昌塔石刻，第一级正面南横石镌“明昌塔”三大字，左记云“万历三十八年，岁在庚戌季冬吉旦”，右列“琼州府知府翁汝遇、同知李梦麟、通判朱大经、推官危纯中鼎建”共三十九字。正北面一石年月与正南同。正西面一石左记“万历二十五年，岁在丁酉孟冬吉旦”，右列“琼州府知府李多见、同知经仁木、通判何自谦、推官吴洪绩鼎建”，共三十九字。正东面一石仅存“万历丙申肇基”七字，其四字之上下皆磨灭不可辨识，右面依稀有“文奎”二字。第七级铁柱第一行为“吏科右给事中臣许子伟拜手”十二字，第二行为“太祖高皇帝称南溟奇甸”十字，末一行“龙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辛未月甲辰日铸”十七字。

万历《琼州府志》大约于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开始纂修，离许子伟去世的1613年间隔只有四年时间，其关于明昌塔的记录应该是准确的。结合万历《琼州府志》、民国《琼山县志》和相关资料记载，可以大致分析出许子伟两次修建明昌塔的过程。

许子伟家境贫寒，自小常读于丘濬所建“藏书石室”，十四岁丧父，由庶母任氏守节教养，十五岁拜罢官回琼之海瑞为师。许子伟在明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中举，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登进士，授行人司行人。1587年，海瑞在南京病逝，许子伟奉旨护送海瑞灵柩回琼安葬，主持祭奠安葬仪式并以弟子身份守墓三年。回京履职后，许子伟先后任兵部左给事中、吏部右给事中、户部右给事等职。因得罪权贵，许子伟被贬谪铜仁府。在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，许子伟弃官回家奉养母亲。

许子伟回到海南的同一时间（1595年），琼州府知府涂文奎到任。许子伟和一些乡士夫前往拜访涂文奎，提出在琼州府城东北方建塔，得到应允。在涂文奎的支持下，许子伟一方面倾囊而出，另一方面召集乡人募捐，其中一位名为徐崇文的乡绅还捐献出一块地用于建塔。很快，明昌塔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奠基动工，这也就是民国《琼山县志》记载的“万历丙申肇基（其四字之上下皆磨灭不可辨识）”石刻的来历（据考证，明昌塔应为万历二十四年肇基）。

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，涂文奎死于任上，明昌塔尚未建成。同年，李多见接任琼州知府，继续支持许子伟修建明昌塔，于年末竣工。

明昌塔主体竣工后，持续不断装修。民国《琼山县志》记载，在明昌塔第七层有一铸造于1599年（明昌塔创建两年后）的铁柱，刻有三行字：“吏科右给事中臣许子伟拜手，太祖高皇帝称南溟奇甸，龙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辛未月甲辰日铸”。

明昌塔建成后，高耸于美舍河岸边。许子伟经常和王弘海等好友登明昌塔望远浩渺的大海。王弘海有作《登明昌塔》一诗：“春深乘兴此登台，奇句风烟四望回。五指云山皆北向，七星芒曜自东来。天边渺渺龙楼迥，海上冥冥蜃阁开。千载明昌逢泰运，仁看南极会中台”。

据《慈山老人梦游集》记载，明代四大高僧之首一的憨山德清应许子伟和王弘海的邀请，于万历三十三年春（1605年）前来海南游览，停留时间一个月左右，期间居住于明昌塔院内。

万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（1605年7月13日），海南岛发生了最大的历史地震——琼北大地震，明昌塔在地震中毁于一旦。万历《琼州府志》中记载时任琼州府同知吴钱在申文：“万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亥时，地大震，自东北起，声如雷，公署、民房 崩陷殆尽……明昌塔且折焉如截矣。”

明昌塔被震毁后，许子伟悲痛万分。在琼州地震灾后重建基本完成后，许子伟捐出所剩不多的钱财，再次倡修明昌塔。据民国《琼山县志》记载，明昌塔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重修竣工，石刻记录了参与竣工仪式的官员是时任琼州府知府翁汝遇等人。

重修后的明昌塔主体竣工后，后续的装修历时若干年。重修后的明昌塔的第一层的门上方有匾“明昌”；第二层有匾“南溟奇甸”，许子伟号“南甸”，亦是“南溟奇甸”之意；在明昌塔的塔顶有许子伟亲自制作的铁铭。遗憾的是，重修后的明昌塔还没完全装饰完成，许子伟因病于1613年去世。

许子伟修建明昌塔时，还在塔旁建敬事堂用于祭祀丘濬、海瑞两位“海南双璧”。由于许子伟在创建明昌塔、琼州会馆以及在家乡所作的诸多贡献，在其病逝后，乡人将其灵位加设在塔旁的敬事堂。就这样，明代琼州府城的三位著名乡贤，被后人称为“一里出三贤”的丘濬、海瑞和许子伟一起在明昌塔边被乡人祭祀了数百年，直至明昌塔在日军侵琼时被毁。

